

为了384万次的团圆

2025年春运落幕,走近归途背后的守护者



汪久玲



韩李新



许修民

□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王瑞 文/图

3月13日,随着最后一趟列车驶离站台,最后一架飞机冲入夜空,为期40天的全国春运画上句号。

这40天里,安庆累计发送旅客384.22万人次。数字背后,是无数归乡人的匆匆脚步,更是一群守护者熬红的双眼与沉甸甸的坚守。连日来,记者深入安庆火车站、安庆机场及迎江区长风镇合兴渡口,记录下这些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守护故事。

安庆火车站:两代人的“接力”

清晨6时,安庆火车站候车大厅灯光渐次亮起。50岁的检票员汪久玲正在逐一检查闸机。她的动作比往常更轻柔,眼神里多了几分不舍。

“今年5月退休,这是我最后一个春运了。”汪久玲语气平静。

三十年前,她进入铁路系统,从潜山站的货运员做起,2006年调至安庆站。在售票窗口干了十年,又在检票口守了十年。

“最早安庆站一天只有8趟车,但春运时售票窗口永远排长队。”回忆起过往,汪久玲记忆犹新。那时她一天能卖出1000多张票,“手敲键盘根本停不下来,不敢喝水,怕上厕所,总想着卖完这张就去,结果永远有人在排队。”

转至检票口,她最怕旅客“掐点”到。“一看时间快到了,我比他们还急,又不能放行,只能一遍遍解释。”委屈过,但更多是理解,“大家急着回家,换位思考就好。”每次听到旅客真心说声“谢谢”,她就觉得这工作“挺值得”。

今年除夕,汪久玲又是在岗位上度过的,这已是连续第九年。她的丈夫也是铁路职工,夫妻俩从除夕中午一别,直到正月十五才相聚。“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过年,早就习惯了。”

候车大厅另一侧,21岁的丁蓓蓓快步穿梭。这位来自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,去年7月到火车站实习,第一次经历春运大考。

“以前学理论,觉得春运就是人多,真正经历了才知道,背后有大量的协调和应急工作。”最难忘的是值夜班。春节假期她连上五个夜班,负责“红眼列车”检票。“凌晨1点多、2点多、5点多都有车,只要车来了就得起来。”中间休息的两三小时,她只在值班室沙发上眯一会儿,“不敢睡太沉,怕闹钟叫不醒”。

今年6月,丁蓓蓓即将毕业,她决定留下,正

式成为安庆站的一员。“汪师傅是我的榜样,她在岗三十年,我才刚刚开始,要学的还有很多。”

两代人,一个守了三十年即将告别,一个刚踏上征途正快步跟上。这不仅是工作的交替,更是温暖的守望。

安庆机场:云端之下的“隐形人”

走进安庆机场航站楼,候机大厅人来人往。而在机场地面服务部的一间小屋里,49岁的配载员胡莹正紧盯着屏幕,神情专注。

配载员,通俗地说就是给飞机“配重”。“飞机在天上飞必须保持平衡,旅客坐哪里、行李放哪个舱,都需要精确计算,最后把数据交给机长,飞机才能安全起飞。”胡莹解释道。

自2000年进入民航系统,胡莹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岗位上干了一千就是26年,经历了26个忙碌的春运。在她看来,每一次航班都是新的挑战。“虽然流程一样,但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,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”这也是机场要求旅客提前到达的原因——配载工作需要时间。

春运期间航班量增加,胡莹的工作节奏更快。除夕当天,她下午4点在食堂吃过“年夜饭”,又坐回电脑前,一直忙到深夜。“早就习惯了,既然选择了这一行,就要做好。”

在跑道边缘,27岁的鸟害防治员韩李新正举着望远镜观察天空。他的工作内容听起来有些新奇——赶鸟。

“鸟撞上飞机可能造成严重事故,我们必须保证飞行区上空没有鸟。”韩李新解释。他的工作包括监测、驱赶和生态治理。发射驱鸟弹、放置煤气炮、使用蓝光驱鸟仪,还要负责割草、打药,从源头上减少鸟类的食物来源。

春节期间,航班增加,他的工作时间也延长了,“有5天是过了夜里12点才下班的”。他说,自己紧盯每一个航班的起落,“确保安全,就是我的职责。”

在安庆机场,还有许许多多像胡莹、韩李新这样的“隐形守护者”。他们从未出现在旅客的视野里,却用各自的方式,守护着每一次起落平安。

合兴渡口:两岸百姓的“水上桥”

夜色未退,迎江区长风镇合兴渡口已亮起灯火。渡船驾驶员许修民和同事陆正旺提前到岗,检查机器、清理甲板,为5点的首航做准备。

渡口对岸是铜陵市枞阳县铁铜乡。周边渡口陆续关停后,这里成了两岸百姓往来的“生命线”。

许修民2019年来到渡口工作。6年来,他每天往返于迎江区和铁铜乡之间,对这条10分钟的航线再熟悉不过——哪里水深、哪里流速急,闭上眼睛都能说出来。

春运让渡口格外忙碌。“平时一天2000人次左右,春运期间日均5000人次,正月初二那天超过了7000人次。”许修民说,4条渡船全部投入运营,半小时一班,一天最少跑30个来回。

凌晨4时,许修民就得起床,4时30分上船检查设备,5时准时开船,一直忙到下午6时。为了应对夜间突发情况,他常年住在渡口值班室。“最怕夜里有人患急病,或者有特殊情况,必须随时能开船,最晚的时候凌晨两点多也出过船。”

陆正旺是今年1月才来的“新人”,此前常年在跑货船,听说渡口缺人,便接过了接力棒。

“开货船和开渡船,技术差不多,但心理压力完全不同。”陆正旺说,“货船上拉的是货,渡船上拉的是人,责任太大了。”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,从不敢静音,“老人喝酒喝多了要过渡,孩子夜里生病要去医院,不论多晚,都得起来开船。”

“隔山容易,隔水难。”陆正旺感慨道。桥还没建起来之前,他们就是这座“移动的桥”。

40天春运,960个小时。从火车站到机场,从渡口到站台,无数个汪久玲、胡莹、许修民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。

数据或许冰冷,却最直观:这40天里,安庆道路客运量155.57万人次,水路客运量92.98万人次,铁路发送旅客130.02万人次,民航旅客吞吐量5.65万人次。

又一年春运落幕,归人来去匆匆。而那些守护归途的人,依然会在车站、在云端、在江上,默默守候,静静守望。

